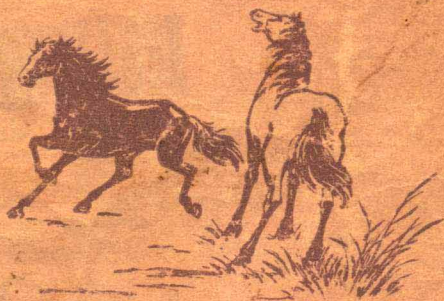


闯关

沙汀 著



中国书店出版

闯关

沙汀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 北京

關 关

沙 汀 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华 書 店 总 經 售

*

787×1092 1/32 3印張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4)0.23元

1

感情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等到認真要回后方的时候，对于敌后的游击生活，仿佛就要离开自己的亲人似的，左嘉倒反而有些留恋，有些舍不得了。

左嘉是昨天夜里才得到准备出发的通知的。他正在写日記，那个出色的軍事領袖，胡子边露出愉快的微笑，翹着烟斗走进来了。仿佛逗趣似的，接着他从制服口袋里掏出几枚桔子糖来，一面細着飽經忧患的眼睛，告訴左嘉，再隔一天，他就可以动身回后方了。

左嘉等候这个决定已經两个月了。他自以为有着不能不走的理由。他的妻小还在后方，而他之到敌后来，完全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机遇。他同一批文化人到前綫劳軍，无意中碰見了那个傳奇性的人物。于是，因为司令員的引人入胜的风度，以及对于游击生活的巧妙描叙，左嘉便單獨跟他到了冀中。

左嘉是1938年冬季来冀中的，現在已經是1939年春天了。就和季节一样，他自己也已有了改变，而且正和北方的季节的改变一般显著。他可以毫不吃力的扎好自己的綁腿了，軍服并不难受，它远比一套洋服，一襲長袍穿来称身。他已經习惯于仓促的轉移，习惯于大炮的轟鳴和赶夜路。他有时高

兴自己的性情比以往稳定多了。沒有初来的时候那么容易紧张。

然而，为了收拾一点行李，現在他却感到不大宁靜。一种强烈而又深刻的激动不断侵襲着他。他确定不下什么东西應該装在馬袋里面，甚么装进背包。他最看重的是那些陸續收集来的敌我宣傳資料。但是一张神符，一支采繪的日本灯籠，却也同样出色；而在数量上又有限制。

最后，他总算对对付付清檢好了。他叹了口气，十分滿足的凝視着他的行李。正如一場襲击后战士們凝視着自己的胜利品那样。他設想他的收获已經不菲薄了。甚至于考虑到将来應該怎样使用它們。他早年是写詩的，使他知名的却是那种泛論文化知識的杂文。抗日战争扩大以后，他又把精力轉到散文特写方面来了。

休息一会，他又开始考虑自己的次一行动：和朋友们告别。凭着他的精細和有条理，他早已准备好一张拖單，开列着五六个新識旧好的名字。他是很看重礼貌的，生恐一点遺漏将会引起一場不快。他从插着錦鉄調匙和自来水笔的胸包里面檢出那拖單来，作着最后一次訂正。

他把他那架着鋼絲的眼鏡，已經显得黑胖的圓臉向那水紙上移动了两遍；他沒有发现什么遺漏。这是战时。而且五、六个月来的游击生活，已經把他相当磨粗糙了。何况从軍事秘密說，太张揚了也不行的。在这敌我交錯的淪陷区内，一点漫不經心便会招来一場伤害。他关照了那小勤务一声，一直走出去了。

屋外是一天大好阳光。这时快当中午，在寬大的村街上，有着赤裸了上身的孩子們在玩灰土。上面是蔚藍色的天空，自在翱翔的野鴿翻飛着銀灰色的羽翅。躺在村街外面的廣闊田野，已經顯得更青蔥了。一個防空守望哨正在屋頂上漫步着；但他忽又停下來了，亮着眼睛凝視着一角天宇：一只簡陋的王字風箏歪歪斜斜的升高起來。……

這一切多么寧靜。雖然十里以外便是敵人的據點，說不定頃刻之間便會發生戰鬥；但這是常有的事，已經不稀奇了。而且，只要那些騎在自行車上，不時從街面上溜過的便衣偵探照常工作，就可保證不出岔子。在一家貨攤面前，左嘉和那個威望很高的政治委員握了握手，停下來了。

政治委員身材瘦長，蓄着一埂濃黑的唇須。長期的革命鬥爭和長期的胃病使他略嫌消瘦的臉上顯出一副病容。他披着件草黃色短大衣，兩臂平抄，用了稍息的姿勢站着，因而神氣顯得有些懶散；但是這個絲毫也沒有掩蓋掉他那由於信心堅強而來的本有的鎮靜。他開始扼要的告訴左嘉近一月來的戰鬥經過，意在說明為什麼他們沒有早送他走。

政治委員一面說着，一面又用鞋尖向地灰上划着簡略的地图。

“你想，”他接着說，溫和的笑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隨便送你走呢？現在比較好一點了，重新布置一下至少要他兩三個星期！若果路上耽擱不大，那個時候你已經在路西了。山地好辦一點！……”

想起曾經抱怨過他們做事拖場，左嘉禁不住臉紅了。

“这一下你們該可以休息一下了吧？”他支吾的問。

“这很难講，”沉思的舔舔嘴唇，政治委員搖搖頭說，“不过，一时总不会搬場了。”

接着他又恬然一笑，伸出手握了握左嘉，就走开了。

這場意外的談話重又使左嘉感到內疚。而且，由于那种往往伴随着自負不凡而来的好自譴責，他还多少覺出他的出发不大光彩。因此，当他走进那个加拿大医生的院子，看見那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穿着污旧的黄呢睡衣，正杂坐在几个老太婆中間裹着綳带的时候，他就認真慚愧起来。

想要退出去是不行了！于是左嘉一直悄悄拐进橫屋里去。那里住着一个他大学时代的同学，河北人，做过一次縣長，現在是那加拿大人的翻譯。偶然的碰头和偶然的別离同样使得他們兴奋。当其同窗的时候，他們是很少交往的，然而，一个共同的崇高的信仰，已經把他們重新結合过了。

他們开始說了許多只在发泄感情上有点意思的話語，接着就沉默了。仿佛覺得那是沒光景的，同我們这个时代太不相称。随后，心情稍稍平靜，那翻譯問起左嘉准备經過的路綫，并且竭力劝他在晋察冀軍区停留一个时期。

“这要看。”左嘉茫漠的回答。

穿过窗孔，他发愁的凝望着那个席地而坐的国际友人的寬大背影。

“不要这么說吧，来一趟不容易呢！”

“好嘛。”左嘉順从的說，隨即叹了口气。

“經過唐县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小汪，他是那里的專員。

还记得吧，这家伙从前毫不关心政治！……”

“我觉得自己有点象个逃兵！……”

“瞎說！”那翻譯凭着他的直爽叫了，“你又不是回后方避难的呀！”

“自然自然，”左嘉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我是經過好多遍考虑的，还不懂得有不合适的地方，并且我預定要做的事早做好了。不过，一想到大家这样艰苦，……”

“同志，認真工作起来哪里都不舒服！……”

于是他們就对談起前后方工作情况的差别，和它們各自的难易来。而末了，他們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結論：一个可能尽善工作的工作崗位就是最好的工作崗位。这是左嘉想过多多少次的，然而，現在由另外一个人說出来，效用立刻就两样了。

“这我知道！”左嘉承認着，发出寬解的笑声，“只是想起来总是不大痛快！”

“你不必这样！你看我們那个加拿大医生吧，一打仗他就吵着要上火綫，——本来，一負伤就医治效果要好得多，可是司令員无论如何不答应他。……”

仿佛有意要避开这个不大愉快的話題，左嘉切断他，向他問起另外一个同学的行踪。

“上个月調到总部去工作去了，”那翻譯回答道，“若果走晉东南，你們一定会碰头的。”

“我也想这样走，”左嘉說，“这样方便得多。从桓曲过河，坐火車到西安；然后由宝鸡坐汽車，一直就到成都。这是我原来的計劃，可以少走点重复路，多看一些地方。一到家里我就

可以关起門工作了。”

他想起了他的妻儿。想起一回做梦那个六岁頑皮孩子的責嚷：可恶的爸爸！他徒然感到了一陣溫暖……

他笑了。接着他就談到他的写作計劃。他笑着声称，他已經要改行了。他相信一点真实情况的报导将比一番空論更容易說服人。而且，目前的工作正在如何使大后方的人心振奋起来。因为有着約會，慎重的做过別，他到宣傳部去了。

宣傳部的負責人特別預備了几样好菜为他餞行。此外还預備了大量的关怀，鼓励以及若干問題的答复。談話結束时，已經下半午了。他又忙着跑了几处，于是走去訪問和他同时来到敌后的战地工作团的一批青年朋友。在那間空无一人的屋子里面，他随手翻了翻那一冊躺在炕上，已經过了时的案头日历。

这日历的所有者是一个江苏青年。他是瘦長的，沉默寡言，一閑下来就为怀乡病所苦。假若手边沒有这冊日历来发泄一下他的感情，写出一些妙不可言，但却无伤大雅的断句，他也許早已变成了一块石头。

但他新添上的却是这样饑涎欲滴的一句：杀条猪来吃多好呀！……

左嘉皺着眉头叹息一声，挪好門，退出去了。他并不覺得自己比那梦想着一点油腥的青年人优越，但他多少感到悵惘。虽然不是一个苛刻的人，有时他是极严肃的，甚至带点学究气味。然而，当一踏上已經換上寒薄的村街，当一想到抗日战争以前他所知道的某些知識分子青年迷恋于城市生活的情形，

他又充滿着寬大和感動了。

蒼茫的暮色已經在合圍了。在那頗為考究的院子里面，在那高敞的磚台阶上，那几个他所訪問的青年正在守候着他。他們已經知道了他要出发，特別包了糖食跑来看他。当左嘉出現的时候，因为实在熬之不住，他們剛剛把糖食搶吃光了。但这只怪他运气坏，所以那接待他的不是抱歉，而是一場哄笑。

他們爆发出那种只有在艰苦中生活的人才可能有的大笑，陸續从台梯上和門限上站了起来。他，左嘉，充滿疑慮似的勉强的笑了。虽然只有三十五六，但他常常覺得自己已經不年輕了，他是不能容許任何人开他的玩笑，和对他不礼貌的。他的表情隨即認真起来。

“你們发痴了嗎？”他生气道，依旧停在台阶下面。

“我們等了你好久啊！……”

“这也沒什么好笑的呀？……”

看見左嘉越来越加正經，生气，那个外表笨拙，心思灵巧，曾在清华大学肄业的大块头浙东青年，覺得他的毛病，那种往往根据一点直感便会执拗到底的毛病，要发作了。于是噙着愉快的眼泪，开始向他作着詳尽的解釋。

最后，那个浙东青年人幽默的結束道：

“不过这个也怪不得我們，只怪他太口饞了。……”

“天曉得！”那个想要杀条猪吃的青年人簡捷的叫出来。

左嘉丢心落意的笑了。

“我当是什么事！我来請你們吧。我拿到路費了。……”

他愉快的笑着，走上台阶，邀請大家到他寢室里去。

他准备和他們作一次痛快的話別。他每每覺得同着他們一道要比較親切些。這不是說在同戰士們接觸的時候他會感到格格不入，他們的情真處有時更加動人。然而，由於出身、教養以及生活方式帶給他的負擔並不輕鬆，他同他們總象隔着一層薄薄的障壁。而这也正是他有時候感到苦惱的地方。……

談話是雜亂無章的。而且，絲毫沒有接觸到那些往常感覺有趣的題目：希特勒的瘋狂和慕尼黑協定的流毒。種種文學藝術的空論也擱下了。他們只是漫談着回轉后方去的問題。這是個老問題，已經談過好多次了。而且往往引起左嘉很大的苦惱。因為除開那個江蘇青年，其他的人一向都不贊成他走。

這天晚上也不例外。儘管大家為了避免爭論，比平日說得委婉，而且多數人都只從正面向他提出自己的願望：長期在敵後堅持下去！但是，左嘉很快就把問題拉在自己身上去了，侈侈不休的辯解起來，直到好一陣才把話頭牽開。最後，這個拜托捎幾封信，那個拜托介紹一篇文稿。

“我的稿子掉了都不要緊，”那個大塊頭浙東人笑一笑叮嚀說，“老張這封信千萬掉不得啊！請你檢好一點。……”

“我完全贊成！”另一個人接着叫了起來。

他們之所以這樣慎重，因為裡面還附有一封西安寄來的信，是一個發覺自己有了妊娠的女性寫的，她同老張都是那浙東人的同學。那封信走了五個月才到河北，收信人已經走了。他們拆開看過，對於下面一些不大健康的字句很感興趣：歡樂

是共同的，苦难却由一个人承担。而这正是女人的命运。……

左嘉下細一看那个新加上的信封：探交 汶水 交城一带第四支队部政治处宣傳科轉張鳴同志。

“你們另外找人帶吧！我不打算走晉西北了。”

“晉察冀軍區你总要住一下。你在那边好找人啦！”

“那么只有这样：我把它留在軍區政治部里。”

“这就对罗！”那个浙东人愉快的叫道，“擱在那里，一定会有人轉去的。現在我只担心，信还未轉到，他又調到別处去工作了！他前回来信說要到大青山去。”

一个和那女性同乡的广东青年突然叫道：

“依我說他們根本就不該忙着結婚！……”

有誰从外面把門推开了。是司令員的警卫，来請左嘉去吃飯的。好在他的招待已經办了，那批不速之客，也已吃光了所有的糖食，于是他們一同走了出去。

当他轉来的时候，他的小勤務已經在打鼾了。他爬上炕，一口气就把灯吹灭了。

“明天就要走了。”他在暗夜中喃喃的說。

2

仿佛白昼的分娩也得仰仗人工似的，从黎明的薄暗里，鈍重的大炮声不断轟鳴起来。……

这沒有带来惊扰和任何紧张动作。这是常有的事，一点也不奇怪。但当輕燥的机关枪声作了替手的时候，那些負有战斗責任的指战員、战士們，都把他們的睡眠收拾起了。

至多只有那两个管收音机的青年人，和那个名叫余明的断胳膊照旧还躺在被窝里。余明准备去路西的，但他还得转来，去就某一支队政治委员的新职。因为这个新职，他早就该出发了，他的上级却要他留下来，护送一批人到了路西再说。仿佛这点任务只有这个肢体不全的干部才能胜任。

他早就被大炮惊醒过一次。但是，用他那经过十年战争训练的耳朵测量了一下远近，就又蒙头盖被睡了。现在，他把被盖一掀，一下亮出他那黧黑的瘦脸：粗眉毛，深眼眶，端正的鼻梁压着一张微翘的倔强的嘴唇。

他挤紧他那长睫毛掩盖着的眼睛，大张开口，打着一个大舒服的呵欠。

“今天恐怕又走不成了！”他生气道，“真活见鬼！……”

“你听！越响越近了昵。”

那个新近参加部队的初中学生，虽然因为收听广播熬了半夜，却已经光着上身坐了起来。

“象是在窩北打呢？”他带点恐怖加上一句。

“胡说！窩北会搬到东南方去了吗？”

“响得这样的近！”

“起码还有七、八里路，说不定大义門搞响了！”

“快睡觉啊！”那个负着助理秘书名义，算是主管收音机的同志插进嘴来，“一定没有什么，”他用还没有完全摆脱睡眠的声调安慰着他的助手，“你看，要是来搞天綫，那就不对劲了。……”

村街上不时传来奔马的蹄声。窗纸已经在发亮了。屋主

人的房間里有着搬動什物的聲音，低語聲和小孩子的哭聲。老鄉們已經在等候着一回短促的旅行，一回堅壁清舍的工作了。掀開門，那個負責搬運收音機的四川同志走了進來。“不要尿脹了才挖茅廁！”他笑着說，爬上桌子拆卸天綫。

不僅助手，便是那個助理秘書也已經下了炕，動手扎皮帶了。接着開始細心打磨他那支從未放過一响的勃郎寧手槍。只有余明還在扎着綁腿。這不是一隻手抵不上兩隻手，他不覺得這有驚惶的必要。而且他正在发脾气。

“認真要走早就走了！”他嚷叫着，十分巧妙的拿綁腿卷兒擦着左邊褲腳一裹，接好頭，漫不經心的包紮起來。“四科才一個事務員，一個小鬼，就把五六十名傷號送起走了！現在通共它媽十多個人，就象端着一碗油樣！”

“可是同志，”助理秘書小心的辯解道，“這些人究竟跟傷兵不同呢！”

“我知道！”余明半开玩笑的接着道，“文化人嗎？又會演戲，……”

“你不能這樣說！恐怕還不止劇團里幾個人。”

“不要做的那麼神秘，主要是那個帶眼鏡子的嗎！个子不大，臉胖胖的，昨晚上就見過面了！真是客氣得很，又握手，又上油漆，可是我們這些粗棒棒就不作興這套！……”

“同志！你这个脾味啦，……”

助理秘書說了句半頭話。然而，由于他的口气，他的眼色，那个湘西青年，那个因为放牧丢了主人的牛，十年以前跑来参加部队的孤儿，凭着他的敏感，他却已經完全明白了他的

意思。而且立刻回忆起接受委任时司令員給他的評語：政治上堅定，但是作风有些粗暴；同時還得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十年了。在這十年當中，許多和他一樣大小的孩子都已到了成年，有的已經負着重要責任。雖然從來沒有考慮過名譽地位問題，也从不嫉妒人，但他多么想把工作干得更好！可是這個作风粗暴的缺點至今沒有完全改掉。

然而，助理秘書的顧慮是多餘的，他才從延安學習回來，何況早已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虛心接受批評。

“我懂得你的意思！”余明從炕上跳了下來，“可是你不清楚我的事啊！……”

他動手扎皮帶。盡力聳高左肩，為的比較容易用力。

“你下細想想吧！”他用手臂碰了一下助理秘書的胸脯，“我從鐵路過來才好久啦？來回走了它媽的四、五個月，你說這一下可以認真的工作了吧，又要你跑路了！……”

“依照你這樣講，這就不算工作了嗎？”助理秘書非常詫異。

“這自然也是工作，”余明忍不住笑了，但他隨又嘆了口氣，“可是為什麼盡粘在這裡呢？要安全就不要到前綫來呀，坐在大後方唱唱歌，寫寫文章好啦！……”

助理秘書無可奈何似的嘆了口氣。

“我倒去它媽的！”一下披上他的棉短大衣，余明忽又用了蠻大的聲音叫了，“馬回回他們搞得多熱鬧呀！……”

他叫着，嘭的一聲挪開了門。助理秘書蹙着臉苦笑了。

助理秘書隨又搖了搖頭。他不認識那個回族同志，更不知道他和余明是同時參加部队的；年紀相當，早在大清河北岸建立了一支部隊，目前正在打擊敵人，而這隨時都在激發着余明的好勝心理。他們相處只有半個多月，因此，助理秘書也不明白他的狡辯只是逞強，實際他已經心服了。……

天色已大亮了。雖然太陽還沒出來，但是已經褪盡了夜的陰影。台階上面躺着幾只捆好的雞。房東正在煮飯；聽見余明莽撞的足步聲，很快把頭伸出門來望了一眼，就又嘆口氣縮了回去。村街上很靜寂。只有從老百姓發愁的詢問的眼光，從匆忙走過的一二干部的行色，多少可以看出一點戰爭的痕迹。這時，機槍聲已經為大炮聲替換了。

從司令部里，那個腳登草鞋，身披黃呢睡衣的國際友人同着他的翻譯走了出來。他滿臉怒氣，惱怒不平的在向翻譯同志發着怨言。余明忍不住笑了，他想起了一段逸事。在去年，因為空閑了兩星期，那醫生悶不住了，他就開始尋訪疾病。他打聽到一個秘書患着痔瘡，他高興了。但卻立刻掀起一場暗鬥：那秘書推脫着，躲閃着，雖然終於受了一割之苦。……

那個多少帶點憂郁的青年同志，笑得更舒暢了。“怎样的工作热忱！”余明几乎叫了出来。而且隨即想到，若果他能早五年来中国，自己的胳膊也許还不致于鋸掉，至少自己不会吃那样多的苦头。他的笑容逐漸淡下去了。

怀着景仰，余明目送着那個國際友人的高大身影。直到那個迟一步从那同一門道走出來的一科科長發出宏大笑聲為止。一科科長身材魁梧，穿着一件拖到腳踵的黑色大衣。也

許笑得太真切了，他的行動顯得更加笨拙。因為他的眼光也一直沒有離開過那個世界聞名的醫生。

以村街為界，在司令部和收音室的大門之間，大約有二三十步遠近。一科科長也在望着同一方向走去，仿佛那個國際友人還會做點什麼趣事。但當走來和余明相對的時候，他就停立下來，笑得更開心了。

“白大夫今天又在發脾氣了！”一科科長愉快的大聲說。

余明轉過他那比較自然年齡蒼老的黧黑的瘦臉。

“又是吵着上火綫吧？”他問，輕輕咽了口氣。

正在這時，一陣機槍聲響起來，而且聲音越來越近。於是，一科科長取消了他的肯定的答復，開始從這個新的變化估計起敵情來了。戰鬥的地点是大義門村，距離司令部七里路，中間插着一個名叫漂里的小村。

“莫是打到漂里來了呢。”他平靜的送出他的想念。

“這裡該不會發生戰鬥吧？”余明發愁的問。

他忽然覺得他的行期更加沒把握了。

“讓它來吧，”一科科長說，“早就給他安排好了！……”

一科科長猛然一眼捉住了那個滿頭大汗的傳令兵。

“搞好了么？”他大聲的問。

“只等他碰來了！”那個小個子戰士歡天喜地的回答說，同時亮着年青的眼睛停了下來。“科長，‘亞六’的隱蔽工作真是做得好呢！又快，……”

“趕快去把你的馬牽到司令部來！”

他們匆匆的分頭走了。